

## 尴尬的追爱之旅

□王羽

2020年夏天,劲刮“姐姐”风,姐姐们乘风破浪,勇敢地活成一道道精彩的风景。大女主言情剧《爱之初》也顺势在卫视平台播出,该剧改编自女作家汪洋的小说《洋嫁》,俞飞鸿、姜武、李乃文、颜丙燕、刘莉莉等主演,归亚蕾、许绍雄友情出演。此剧在2015年便已完成制作,其间经历换角等波折,如今终于播出,却被批三观不正、剧情槽点甚多、换脸抠图技术低下,豆瓣评分一直在及格线下游徊,似乎没有逆转的可能。

坚持看到剧集过半,实在不吐不快。

35岁的女主角谢桥(俞飞鸿饰),是北京一家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,有颜有才、有车有房,这是一个追求独立的女性人设。但去相亲会与美籍华人秦淮相遇,不过对了几句最常见的古诗,就顿生相见恨晚之感,立马坠入爱河。半年后,精英女性变身“恋爱脑”,舍弃国内的一切,只身飞往洛杉矶。结果看到了秦淮的生活窘境,破车烂房,决定和秦淮一起共同创造两人的美好生活。整理装修房间时柜子里掉出一堆照片让她遭受重击——经济不景气,建筑设计师秦淮没了正式工作,给贵妇人做私人助理,同时在婚介所做职业婚托,靠和别人相亲赚钱。谢桥坚决离开秦淮,又要面子不愿回国,最后在婚介所股东、中餐馆老板田二麦(姜武饰)的帮助下,暂时留下。

没想到谢桥却不会英语,剧中解释为只是听力和口语有问题,但她考驾照时居然连turn left and turn right都听不懂,实在是太大的笑话。因为身份问题只能打黑工,人不敷出时跑去街头卖艺。饶是如此,谢桥居然在极短时间内与华人律师萧雨山(李乃文饰)相爱,几经波折,终于公证结婚。我实在没看明白谢桥爱上萧雨山的原因,若说得到了帮助,那田二麦给予的帮助更多,田也多次表达爱意,可谢桥都委婉拒绝。萧雨山前妻离婚后怀孕,二人协议生女,因为前妻毁约不将孩子给萧雨山,谢桥居然同意他每个周末飞到旧金山照顾前妻女儿享天伦。各种牵扯不清加上萧母的各种刁难,谢桥最终与萧雨山分手,也终于发现一直陪伴自己的“官配”田二麦,与之牵手。

几个女配更是一言难尽。谢桥妹妹的同学苏棉,高学历人设,言行令人大跌眼镜。处处充当谢桥的“导师”,劝她找个美国人结婚拿绿卡,自己和痴迷中医医术的男朋友老詹同居,想通过结婚拿到绿卡。不想老詹卖掉豪宅,将钱全部捐给西藏,打算婚后到中国学中医,不再回美国。与老詹分手后苏棉十分失落,说到美国六年,不能什么都捞不到。为了绿卡,她迅速与另一美国男子发生关系。就目前剧情来看,这男子应该是一个极不负责之人,估计苏棉未来不妙。

颜丙燕饰演的端木亭亭,着实辣到我的眼睛。我记得《红十字方队》里英姿飒爽的她,也没忘《万箭穿心》中俗气疲惫的她,此剧中却用力过猛——表演过猛、衣着暴露过猛。没什么文化的端木只能住在廉租房,打黑工被老板揩油,生活极其窘迫,也是多次劝谢桥找个美国男人怀孕拿绿卡。她自己与美国男人皮特交往,怀孕后想结婚却被分手。惨到极点。

还有萧雨山的前妻田小麦,怀孕后试探情人发现前景不妙,于是回头纠缠萧雨山。得知他有了新感情,不依不饶,一副“正宫娘娘”的架势,不仅道德胁迫萧雨山,还背后陷害谢桥,拉前公婆助阵,居然最终抢回了萧雨山,也是醉了。

其他女性角色如谢桥的妹妹、萧雨山的母亲、田小麦的母亲姐姐,个个都匪夷所思。剧中男性角色人设也立不住,都爱上谢桥,给此剧增添了“玛丽苏”色彩不说,田二麦太过油腻不说,秦淮与谢桥相恋后继续做婚托没有底线,隐瞒实情也不说,只说萧雨山,前一集明明还在努力与田小麦沟通,甚至做爱,转身离婚爱上谢桥;二人确定关系后得知前妻怀孕,又玩失踪,坚持要生下孩子;与谢桥相恋、结婚后被前妻家人暴打都不说已离婚……

异国他乡打拼不易,抱团取暖也必须,但剧情各种纠结、各种拧巴,理还乱扯不清,如此追爱之旅,着实尴尬。



## 当年勇

□朱朱

去Jeff家看小五,一路上听着车载电台里放着高亢的歌剧,精神为之一振,旋高音量,整个车厢瞬间响彻女歌手颤抖的声音。高妹问,你听得来吗?我笑答就听个热闹而已。高妹自幼习琴,整个童年都是练琴,练到最后全家苦不堪言,我成了狮吼功九级高手,高妹爸爸练成了忍者(不管听到看到家里老婆孩子折腾成啥样都坚持不吭声),高妹发狠一气之下通过了十级优秀,合上琴盖感慨从此可以不再练琴。但没过俩月便开始手痒,感觉不弹几下心里不爽,同时,对一切流行的古典的都能听上一二。高妹说那些古典的比流行的层次多太多,假如流行的是柔软可口的威风,那古典就是夹心繁复的千层,而音乐给人的熏陶,就在于听觉给人无形当中的浸染。跟喝酒一样,喝得多了自然就品得出来,酒量也会大一点。

那天听的是《Valse Tyrolienne》,一个韩国女歌手的版本。在音乐无国界上似乎歌剧实现得最为彻底,因为不论哪国歌手唱出来都是一样的意大利语,每个字都在舌尖滚来滚去,仿佛为了与昂扬向上的每一个音助阵。假如去影院,遇上电影背景使用了古典乐,影院的音效足够专业,那就是上等的福气了,每种乐器从四面八方过来,大量弦乐整齐划一的开篇,轻柔的渐近为宏大,大提琴、小提琴、中提琴、低音提琴组成的管弦乐团,把人们从对弦乐斯文高雅的印象中慢慢脱离,配上电影情节,再混搭上跳跃的、复调多旋律手法,对事件的烘托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
跟Jeff聊天时提到从前拍片的日子,两人内心热情万分同时又嫌得要死,其实是过不了大夏天熬热出力的懒惰日子。剧本改了又改,开机前还没定好画面,每天弄到深更半夜。第二天我在微信里叹苦说头疼,Jeff翻来一个白眼说他自己浑身都疼。苦虽苦,最后还是完整地做下来了。整个片子风格清新,但在影院里播出的预告片都是轻松活跃的格调。有一个我最喜欢,用的就是这首《Valse Tyrolienne》。开头简单重复的几个音,马上引出阵容雄伟的整个乐团,华丽优雅的管弦乐器高昂灿烂,沉稳复古的大提琴配上清脆明亮的大键琴,一层层画面推下去,时而闪现的清脆音色,似乎寓意着生活里处处埋下的伏笔。

其实那时的画面都是靠Jeff一个个定稿,镜头完全靠他的才气撑着,切换的信息量很大,每转换一种场景和情绪,都有音乐做出相应的变化,而歌剧恰好满足了这种需要。现在想来,那时的辛苦和愉悦在古典乐和歌声的衬托下毫无违和之感,反而令理想与现实的光芒交相辉映。感觉自己越来越老了,懒得动弹的时候听着歌回味自己的当年勇,感觉真是好。

## 今日视听

麻雀

李荣浩

《麻雀》是李荣浩第六张创作专辑的同名主打曲。用麻雀映射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,在物欲横流中、于波涛汹涌间,奋斗不是为了什么目标,只是为了活下去,渺小而又强大、脆弱而又顽强。

人生四重奏

右侧合流

这是对我们现阶段的人生来说最重要的四项“俗事”——家庭、爱情、理想、金钱,总是紧密地缠绕在一起,而我们总想用一些新的办法将它们解开,却逐渐发现只不过是带着新时代的困惑步入了新的困境中。它们混合在一起的声音,像是一曲“人生四重奏”。希望你在重新阅读它们的时候,找到更多自我认知和自我认同。

大侠霍元甲

柏杉/刘方导演

1898年,戊戌变法失败,“六君子”被捕。霍元甲欲和江湖传奇“大刀王五”营救谭嗣同,却遭谭嗣同拒绝。不久,王五被奸人所害。霍元甲连夜去为义兄收尸,给霍家引来大祸。一年后,隐居沧州的霍元甲出山走镖,又陷入仇家圈套之中,他心灰意冷,决定南下上海,霍元甲的精武门很快立住脚跟。面对日本人的挑衅,霍元甲带病上阵,在与日本人的最后较量中斗智斗勇。

穿越火线

许宏宇导演

2019年,想成为电竞选手的少年路小北在游戏中所向披靡,却因为一场意外失去进入职业队的资格。2008年,落魄的电竞老将肖枫勉强维持着自己的战队。此时电竞还远没有迎来最好的时代,肖枫坚持着心中的梦想。一次偶然中,路小北与肖枫在一张游戏地图中跨时空相遇,两人从互相怀疑到彼此信任。

## 孩子的家与父母的家

□青山

二刷小津安二郎的《东京物语》时依然会动容。其中有句台词:我们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。这是流落东京街头无处可去时,父亲对母亲说的。

这对来自日本偏远尾岛的农村老人,有三儿二女,大儿子医学院毕业;大女儿是美容院老板;二儿子在侵华战争中死了,妻子纪子是一个公司的小职员;小儿子在大阪贸易公司谋职;最小的女儿京子在尾岛老家做教员,陪伴着老父母。

老人挂念孩子们,也想看看他们在大都市的生活状况,决心去一趟东京。父母看到大儿子忙于社区医生的工作,大女儿忙着打理美容院,他们也知道儿女们生活得并不是特别好。大女儿在剧中表现得最为自私,嫌年迈的乡下父母给她丢脸,对客人说父母是朋友,找各种理由不想父母住在她家。他们商量出了一小笔钱打发父母去热海度假,说是让老人旅游与放松一下,实际上是想省却照顾他们的麻烦。热海倒是一派辽阔宁静,映衬得两个老人的背影更加孤单,结果因住宿的旅馆很廉价,晚上特别吵,老人根本无法休息。只好中止度假,提前回家,却发现已无处可留宿,于是才有本文开头无家可归的感叹。

每个当儿女的看到这里,也都会产生共情吧,是不是人老了都会遭儿女嫌弃?我的父母被照顾好了吗?他们是不是也有无家可归的感慨?当自己老了,孩子会不会也这样对待我们?

那一晚,还好父亲在东京有家乡的老友,三个老头在居酒屋喝着清酒聊天,父亲诉说对儿女的关心,以及丧子之痛,他的朋友则总结道:失去孩子们是痛苦的,但是跟他们住在一起不是那么容易的。说得真对,同事曾说,父母的家永远是孩子的家,孩子的家却不是父母的家。母亲则投奔了二儿媳纪子。原因是儿子去世8年,纪子单身,方便住宿。再者纪子一直没有再婚,婆婆也想力图劝说她重组家庭。临别时,纪子还给了一笔钱给婆婆,弥补这些年对老人的亏欠。纵观全剧,唯有纪子对老人堪称尽了孝道。也许是拥有很多爱的人更吝啬爱的付出,缺爱的人才更懂得给予。

乡下的父母站在繁华的东京街头,感慨万千:看东京多大。如果我们走丢了,就再也找不到彼此了。20世纪50年代,没有现代通讯设备、没有孩子们作向导,万一走丢了,是很难找到的吧。人老了就变得弱小、没有安全感,因为在这繁华都市,孩子们并没有欢迎他们的到来,冷暖自知。

东京之行结束后,母亲不久就病逝了。儿女们终于全都回到父母的家,但表现依然令人失望。哥哥姐姐们忙完丧事第二天就各自回家,大女儿还拿走了母亲最好的和服。他们根本没想过老父亲的孤单和悲伤。唯独儿媳纪子选择留下来陪失去老伴的公公几天。

小津的电影基本上都没有激烈的人物冲突与尖锐的批评,他总是借人物对话将想说的表达出来。

小女儿不满哥哥姐姐的所作所为,听到二嫂纪子为他们做出的解释,问:“难道有一天你也会变成那样?”纪子答:“是啊,有可能。”“是吗?生活太令人失望了。”纪子仍旧笑着回答:“是啊。是这样的。”

母亲走后,父亲有些悔意:“如果我知道她走得这么突然,我就要对她好一些。”邻居大妈和他聊天,虽然他笑眯眯地说:“一个人生活,觉得日子都变长了。”话里却有无限悲凉。父亲明白,人老了,老伴才是最重要的人,至于孩子,他们忙于自己的生活。所以,父亲劝说二儿媳要继续自己的生活,也是怕她孤单终老。他将老伴留下的怀表送给纪子的时候,她捧着脸失声痛哭。

孩子在父母的家里永远是孩子,可以为所欲为、想拿走什么毫无顾忌,而老去的父母在孩子家里,却是低眉顺目、看脸色行事。就像片中的老人所说,和孩子们住一起也不是容易的。这部50年代的黑白片,揭露的现实意义在越来越老龄化的今天看来仍发人深省。

